

# 舍南舍北皆春水

章中林

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。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。”潺潺的春雨里，读着杜甫的《客至》，我的思绪飞越山山水水，回到了那个日思夜想的故乡。

故乡老屋的门前是一口当家塘。塘前环绕的是一垄水田，再往前就是连绵起伏的旱地。春日水暖，门前就亮了起来。阳光和煦，站在门前，一望空阔，明亮养眼，斑斓的色彩次第铺开——水面清碧，杨柳爆青，稻芽嫩绿，紫云英紫红，油菜花金黄。每种色彩在对比中张扬，给人的印象是那么鲜明，那么昂扬，让人怎么凝望都觉得意犹未尽。

春雨来了，静悄悄的，就是落在脸上，也没有多少感觉，和苇絮滑过脸颊相类——那么轻，那么柔，似乎怕惊扰了人的清梦。这样的雨就是下上一两个小时，也只是让柳梢鹅黄的芽上聚了些流转的水珠。

早起，推开门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，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。塘里的水满了。水面上飘着油菜花的花瓣，也有零星的桃花和杏花。也许是它们装饰了鸭子的梦吧，鸭子们

“嘎嘎嘎”地对天高歌着，在水上痛快地嬉戏着，追逐着。堤岸上、柳树下，来往的人忙碌了起来，有洗衣洗菜的妇人，有挑着粪、放着水的男人，也有光着头、仰着头用嘴接雨的孩子和跑在他们身后的小狗。

吃过早饭，我穿上胶靴踏着蜿蜒的田间小路去上学。那丰富的味道真的让人迷失、沉醉——油菜花的香味、紫云英的甜味、青草的清气、泥土的潮气、蚯蚓的腥味……每一种味道都有着不同，那高低起伏里，把我的嗅觉喂养得敏锐发达。

一路上，流水相伴左右。分开纷披的油菜，跳过高起的渠道，走过窄窄的小桥……等我上了马路，一低头，才发现胶靴已经被春水洗得油光发亮。胶靴镶上了黄的油菜花、白的荠菜花，蓝的狗卵草，不知道比平时要秀气俊俏多少呢。

村后有一条河，袅袅婷婷的，一直流向长江。春日水涨，绿意满披。芦苇旧茬依然参差，但也掩盖不住新生的芦笋的拔节；菖蒲没有了什么遮蔽，那一丛丛的绿就更显豁，恨不得把所有的绿都泼到你的面前；河底的水草虽然还不多，但是一个个毛笔一样昂着头的姿态，还是让人感到欢喜。

河边，没有什么行人，却是鸟儿们的天堂。翠鸟喜欢立在芦苇上一动不动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它就横扫过水面，投到了远处的苇丛里。金眶鸬鹚性情急躁，在水面上急速地奔走，顿一顿，就又跑起来，似乎害怕被什么追上似的。燕子似乎总是忙碌的，它们就是贴着水面飞，也还是瞪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寻找着。只有鸳鸯优雅从容，它们落在水面上，一边迈着轻盈的舞步，一边伸长着脖子，睥睨着水面。有时，它还会静静地立在水边，半眯着眼，仰着头痴痴地凝望着天空的云朵。

我们放牛的时候，都喜欢跑到河边。在这里，我们能够拔芦笋吃，踩藕钻儿吃，打刺蓬吃，而我最爱的是，雨后，在河沿的草里捡鼻涕菇（即地耳）。春雨之后，才冒出嫩芽的草丛里，东一朵西一朵的像木耳一样的色泽和形状的都是它，只是它要比木耳小得多，薄得多。鼻涕菇采回家之后，加进腊肉和韭菜，炒着吃，那味道鲜香滑嫩。

杜甫抒写的是自己生活的闲适和待客的热情，而我呢？什么也不能做了，只是坐在这异地的天空下，听着雨打窗棂，做着昨天春雨涣涣、鲜花飘香的幽梦，哎！

如铁的生活，一度把他压进尘埃里退，村野无片田可耕  
 进，曾经安身立命的工厂大门紧闭  
 面前的父母，眉宇间愁云如锁  
 身边的妻儿，眼神里湿漉漉  
 扛起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汉子  
 中年的尴尬让人不知所措

活人不会让尿憋死  
 行道树走到哪里都能枝繁叶茂  
 激情化为清脆的鸟鸣  
 呼朋引伴，搭建新的安身立命之地

一抬手，拉直钢丝  
 一举足，滚动钢柱  
 一弯腰，背起钢网  
 一挺身，站成山脉  
 酣畅的号子打就钢筋铁骨  
 油亮的汗水浇开心花朵朵  
 车进车出，目光如风  
 一路豪情一路歌

勇于面对勇敢打拼的铁疙瘩  
 在下岗后挥笔写出新篇章

## 钢铁男人

唐芳磊

## 渐行渐远的吆喝声

李勇

记忆里总有一些最熟悉的乡音让人难以忘怀，譬如夕阳西下母亲拉长的呼唤声，譬如男人放山粗狂的呐喊声，可有种声音，高低起伏、抑扬顿挫，在记忆的曲库里回旋不绝，那就是——吆喝声。

“冰——棍儿，又大又甜的冰——棍儿。”小时候，每每听到窗外叫卖声，禁不住直咽口水，父亲塞给我几张毛票，我拎起水瓢往场院旁的杨树下狂奔。细高的中年汉子戴着草帽，倚在支好的自行车旁，车后座上绑着方方正正的冰棍箱子，外面裹着厚厚的棉被。递过毛票，中年男人掀开箱盖，一根一根把冰棍放到我手中的水瓢里。一缕缕的雾气升腾起来，游离在男人的手臂旁。舔着冰凉甘甜的冰棍，耳旁回荡着拉长音调的喊声：冰——棍儿，冰——棍儿，炎热瞬间消散。

最有韵味的是磨剪子的老头儿，“磨剪子嘞——戥菜刀——”，一声高过一声，一声比一声悠长。家庭主妇们系着围裙，拎着菜刀或者剪子，寻着声音奔去。师傅高亢的声音和妇女叽叽喳喳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可也不耽误手中的活计，皮围裙铺展在双膝上，四指并拢，弯腰取地上水钵里的

冰溜子，能磨铁板块。”大姑娘小媳妇笑得前仰后合，师傅磨得也更加迅疾。末了，女人们给了磨刀钱一阵风似的离开。

柳柳狗被春风悄然吹开，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山村开始喧闹起来。“鸡崽儿、鸭崽儿、鹅崽儿喽”，摩托车后载着又大又圆的箩筐，层层叠叠，妇女们围拢着，抢购着，一只只毛茸茸的仔雏被小心翼翼地捧进一个个柳筐，端进各家各户。

每逢集市，叫卖声应有尽有，声浪蔓延整个山村。这边“香甜酥脆芝麻糖，做梦舔嘴你都想，芝——麻——糖——喽”话音未落，那边“收鹅毛、鸭毛，头发辫子”不绝于耳……粗细兼顾，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听觉神经，撩拨着你驻足观看。

慢慢的，各种款式的皮卡开进了山村，扩音器里循环地嚷着：“小米高粱大碴子，苹果香蕉黄橘子，豆油做菜嘎嘎响，米醋酱油豆瓣酱。”声音更加具有穿透力，却总有种陌生的感觉。

各色吆喝声宛如一个个音符，充盈着故乡每一个角落。卖麻花、油条，卖辣椒苗、西瓜苗，换豆腐，收头发辫子……一声声，唤醒了宁静的山村，飘得很远很远，听起来舒服惬意。

如今，故乡的吆喝声水淋在磨石上，有条不紊地磨了起来，笑呵呵地唱着：“来回走，来回拽，菜刀自然就磨快。”“剪子家家有，不快不顺手，能剪



雁过留声

刘玉松 摄

## 花开得迟，还好有你

张念龙

他和妻子都结婚晚，他是大龄剩男，她是大龄剩女。他们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，然后相知相恋，最后走进了婚姻。柴米油盐的生活没有消磨他们的激情与浪漫，反而增进了彼此的感情。

有一天她问他：“你怎么这么晚才选择结婚？”他回答：“不是为了等你吗？”她莞尔一笑，说了句“鬼才相信”。他自吹自擂地说：“像我这样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还愁找不到媳妇？”然后他反问：“那你呢，怎么不早结？”她回答：“不是也在等你吗？”他也笑了。

又一天，他们对坐，她说：“我爸

妈看我年纪越来越大，着急得很，整天张罗着让我相亲的事，生怕我嫁不出去。后来连我自己也有些担心了。这要是嫁不出去，我爸妈还不得养我一辈子啊！”他笑了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，不是有我吗？我不出现，你怎么能相恋？”他怕她尴尬，然后自嘲地说：“我也是，我爸妈也是整天给我介绍对象，生怕我打光棍儿，托七大姑八大姨给我介绍，还好遇到了你，要不我真成二条了。”

他们相濡以沫，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，从没红过脸。他们说本来自己都错过了花期，有个人来赏，怎么还不珍惜呢？

这让人想起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的一段话：“那一年，花开得不是最

好，可是还好，我遇到你；那一年，花开得好极了，好像专是为了你；那一年，花开得很迟，还好，有你。”尽管他和她都误了花期，开得很晚，但幸运的是，她的花期他赶上了，他的花期她也没有错过。

又让人想起茶靡花来，据说茶靡开花晚，直到盛夏才会开花，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茶靡花开是一年花季的终结。苏轼诗：“茶靡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。”任拙斋诗：“一年春事到茶靡。”王琪诗：“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茶靡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”但即便开得晚，也有取次回眸的看客停留，也有寻花踏芳的游人停留，也有专门为赏茶靡的痴情种子停留，他们甘心把生命中的情愫缠结在夏末的花事里。

花开各有期，莫伤早晚。花开得迟，我在等你；花开茶靡，我依然在等你。